

大山在地 以真为美(一)

——杜甫的集大成是怎么形成的

叶嘉莹讲诗歌

杜甫《望岳》里面有一句“荡胸生曾云，决眦入归鸟”。“荡胸生曾云”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很简单，只是把文法、句法颠倒了一下。主语是“曾云”，通“层云”，“生”是一个动词。“荡胸”是一个状语从句，是形容“生”的，就是说云升起来了，飘荡在我胸前。他的句法是把主语放在下边，把动词放在上边，而形容动词的短句放在最上边。把句法颠倒过来，是中国语言文字的一个特色。

如果把律诗看作一个樊笼，那么对作者就是一种拘束。可是杜甫把樊笼改造了，方式之一就是句法上的颠倒。因为律诗要对句，如果都是平行地对下来，约束会很多，可是他把句子颠倒去对，句法增加很多变化，就使得格律不那么死板，有了很多可能性。这就是杜甫改建樊笼的一个方法。

律诗是要对偶的，杜甫这首诗其实不是律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所押的韵是仄声韵，“岱宗夫如何，齐鲁青未了”“阴阳割昏晓”“决眦入归鸟”“一览众山小”。律诗一般是押平声韵，所以《望岳》不是律诗。这也是杜甫的一个奇怪之处，他把古体跟近体结合了，使古体之中有了对偶。

古体之中有对偶，当然不是从杜甫才开始的。谢灵运的《登池上楼》也是古体诗，中间也有对句。古体开始有了对偶，可是还没形成严格的押平声韵的律诗。《登池上楼》本来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作品，杜甫仍然回头用这种形式，他不但对偶更工整，而且开始把句法颠倒了。这就是杜甫，一个伟大的作家在继承之

中有了开拓。虽然只是这么一首诗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杜甫基本的性格，看到他作诗的特色。

杜甫对国家和人民的忠爱出自天性

诗人余光中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散文，说有一些读者是半票的读者，只能够读最浅近的作品，高深艰难的作品就不能欣赏了。我们不能只欣赏简单的、容易的、浅显的作品，一定要面对一些艰难的作品，才能够在欣赏的这一方面成长起来。

很多人不喜欢读杜甫的诗。如果以李白跟杜甫来做比较，前人批评说，读李白的诗“百首以上易厌”，读杜甫的诗“十首以下难人”。读李太白的诗，读一首觉得非常好，真是在空中变化飞翔，果然是天才。可是读了百首以上，他差不多总是这样天才的飞扬、不羁的变化，你就觉得易厌。可是杜甫呢，我们说他可以“随物赋形”，有他自己的一个本体，可是外在各种不同的环境，他所经历所看到的各种事情，每个主题、每个环境、每个情况他都写下来，随时有变化，所以他是“诗史”。李白是自由的，是飞翔在空中的，你只要掌握他的幻想就好了。杜甫是“诗史”，有一个时代的历史，有他个人的身世经历，所以你一定要了解这些背景，才能欣赏他的诗。李白你不大了解他的背景没有关系，跟他一起在天上飞就是了。可杜甫不是，他处处都是反映现实的，你不了解时代的历史，不了解他个人的身世，就没有办法接受了解他的诗。这是杜甫的诗有

人不喜欢的一个原因。

有人不喜欢的第二个原因，就是杜甫所写的内容，基本上是“忠爱”，就是杜甫对于国家、对于人民的一份关怀。对于杜甫来说，这真是出于他的天性。

我讲过诗歌是带着一种感发的力量，诗是言情的，有诸中，形于外。所以诗一定要感情真挚，内心要真的有一份感动，才能够写出使读者感动的诗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真挚的感情，可是一般人表现真挚的感情都是私人的、自我的，是自己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。晏几道的词说“记得小初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”，在琵琶弦上弹出的都是相思的爱情，所以我现在怀念她。这是有感情，也有感发的力量。可是感发的力量有品质、数量的不同，有广狭的不同，有深浅的不同。如果感发的力量品质，不属于博大深厚的，而是属于私人自我的一点感情，那么你可以真挚，可以有感发的力量，可以艺术上有完美的表达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名家。而古今中外伟大的大家，一定是除了艺术上有完美的表达以外，感发的力量更多、更广、更深。也许埃德加·爱伦·坡只是个名家，可托尔斯泰一定是个大家。晏几道是个名家，但杜甫一定是个大家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这点，才能看杜甫诗。

一般人都是写自己悲欢离合的时候，感情才真挚。写忠君爱国的诗，有时候让人觉得有说教意味，你说得很好，可是就让人觉得空洞，是口头上的，没有内心真正的感情。

我们之前讲杜甫是集大成，主要是说他艺术方面的成就。他集合了古体和近体，南朝绮丽的作风和北朝矫健的作风，所以艺术上是集大成的。其实另一方面，从感情上说，杜甫之所以成为一个集大成的作者，就因为他的关怀、胸襟比别人博大，他感情的分量比别人深厚。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忠爱和关怀，是真的出自天性，他把伦理的道德的这份感情，跟自己私人、自我本性的感情结合起来了。这

是杜甫的不同。

我以为，凡是一个伟大的真正好的作家，他的作品要有一份感发的力量，而且在艺术上还能够有一种完美的表达。有的人只选择艺术完美的表达，不重视感发的力量。真正的好作品一定是两者结合，也就是王国维说的，一定是能“感之”，第一是你真的有感发的力量。第二是能“写之”，有艺术上完美的表达。感发的力量从哪里来？我们说感发的力量有不同，所以它的品质、数量，有大小高低、后果前因种种不同。

晏几道写“记得小初初见，两重心字罗衣”，在琵琶弦上弹出的都是相思的爱情，所以我现在怀念她。这是有感情，也有感发的力量。可是感发的力量有品质、数量的不同，有广狭的不同，有深浅的不同。如果感发的力量品质，不属于博大深厚的，而是属于私人自我的一点感情，那么你可以真挚，可以有感发的力量，可以艺术上有完美的表达，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名家。而古今中外伟大的大家，一定是除了艺术上有完美的表达以外，感发的力量更多、更广、更深。也许埃德加·爱伦·坡只是个名家，可托尔斯泰一定是个大家。晏几道是个名家，但杜甫一定是个大家。我们一定要认识这点，才能看杜甫诗。

(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)



每一片叶子都是一朵花

赖阳明

敏儿五岁的时候，因为一次意外，脸部被一百度开水烫伤，疤痕永远地留在了脸上。

从此，她不敢照镜子，不敢与人对视，写作文不敢写人的脸……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妈妈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曾带她四处求医，都以失败告终。看着妈妈怜惜的眼神，敏儿疼惜妈妈说：“妈，别在奔波了，都几年了，习惯了这张脸！”

妈妈眼含着泪水，将稚嫩的脸捧在手里，她没有想到的是女儿能够释怀，竟然还来安慰自己。她转过身去，擦掉眼角的湿润，起敬地说：“孩子，虽然你都习惯了，但是妈妈一辈子都内疚。”

女儿宽慰妈妈的眼神里，全是爱的理解。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她都会在网上搜索一些因意外受伤的人是如何治愈自己，去读懂残缺是怎样变得完美。她时而跑到镜子前，凑近仔细打量伤疤，用棉签湿水后想把疤痕擦去；时而写人作文，专门写别人俊俏的脸，也写自己带疤痕的脸，想把自己战胜心灵障碍的故事写得俊俏；时而正眼与人对视打招呼，不再躲躲别人的眼神，她看到的是别人对她的鼓励与尊重……

能治愈自己的永远是你自己，是敏儿的座右铭。她用强大的内心战胜了自己，懂事儿的她，不想让自己脸上的一块疤痕成为一家人的伤痕，不想父母愧疚一辈子，为一块烫伤伤掉父母过多的精力。

一日，天气晴好。一家人驱车到野外，享受周末清闲。敏儿和父亲站立在一块大石上，俯瞰峡谷，一棵只剩几片叶子的树，倔强地生长在峭壁上的石峰里，既没有充足的水分，又没有耐以生存的土壤，仅仅靠阳光雨露来维持生命。她惊叹地说：“好顽强的生命，它没有谁的庇护，为什么还要那么勇敢地活着？”

父亲笑着对敏儿说：“人生可以选择，但是生命无法自己做主，它虽然生长在荒郊野外，没有肥沃的土壤和充足的水分，但是一到了春天，它和其他的树种一样，照样选择发芽，长出叶子，开出花朵，结出果子。”

“是啊，生活不是给别人看，而是活给自己。不是说没有土壤就不扎根，没有养料就不成长；只有选择与成长同向，到了开花的时节自然也会绽放，到了收获的时间也会结果。不管别人看不看得到，欣赏不欣赏。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明，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！”

敏儿信服地点点头，父母的话犹如一泓清泉，滋润着她的心灵。她抬眼望去，目及所处，层林尽染，全是秋天的色彩。她指着远山的树林说：“秋天是一年中的第二个春天，你们看，那山坡上开满了金黄的、红色的、绿色的花。”

父亲在一旁，认真地捡拾地上掉落的树叶，一大把握在手里，走近敏儿，递给她说：“敏儿，来送给你一束花。”

谢谢。敏儿高兴地接过。而后一片一片地打开，铺展在石板上，红色的一组，黄色的一排，青色的一列……一枚被虫咬过后只剩筋脉的叶子深深地触动了她，她拿捏在手里，仔细端详了好一阵。而后举向妈妈说：“您看，有伤痕的叶子更像花。”说完，她轻轻地抚摸了几下，像妈妈疼惜自己那样捧在手里。

是啊，虽然它也有自己的伤痕，但是更像一朵花。时间从来都不厚薄任何人，只有自己努力，方才让自己的人生厚重。秋天虽然不及春天那般花团锦簇，但是多彩的树叶成为了最美的花朵。

请你相信，掉落的每一片树叶，其实都是一朵花，开在令时光都会感叹的秋天。



夏日蝉鸣时，我突然想起蝉的生命历程。

蝉的一生可谓历尽波折。幼虫在地面孵化一年，然后进入暗淡的泥土里蛰伏三年，最长的达十七年之久。而后到达地面羽化成虫，为爱而歌。这时候，留给蝉的生命只有十天了。

想到这些，蝉鸣不再是耳边的聒噪，而成了悦耳的乐音。这是让人心生怜惜的生命绝唱，爱的挽歌。

关于时间，关于美好，关于生命的永恒。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，像夏天的瓜蔓，爬进我的心头，缠绕着我的思绪。在漫长而充足的炎炎夏日，在草木疯长瓜果飘香的夏季，我想从这些蓬勃的生命里寻找答案。这个夏天，我成了一只聒噪的蝉。

我曾无数次爬上山顶，看那血色的夕阳慢慢西沉，跌下对面的山顶，最后坠入黑暗之渊。太阳在最后的时刻发出万丈光芒，映照着周边的晚霞，让云有了流动的生命，让云有了风情万种。有一束极光，如一道佛光，穿过宇宙天际，穿过万千云层，带着柔和的光芒，带着祥和的温暖，奔我而来，直抵心底。我知道，此刻的我也跟周围的云彩一样，进入幸福的极乐世界，霞光万丈，美轮美奂。

直到自己也跟着太阳坠入黑夜，坠入无尽的孤独，才缓过神来，过眼的辉煌定格成四个字：刹那，永恒。

刹那即永恒。此刻的心境恰好呼应了阿木的那首歌：“爱上你只是一瞬间，思念你却是一辈子。”

所谓的永恒，即使是地球四十五亿年的生命，在茫茫的宇宙间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里，只不过是精彩的刹那一瞬间。

为自己的清醒有些感伤。直到有一天，置身于坪南的千亩梨园，我若有所思。

坪南，是由两条河流环绕而成的一方坪坝，江南官渡富饶的鱼米之乡。两条河流随着所住姓氏取的名字——谭家沟河和蔡家

夏日蝉鸣时

周善梅

沟河，但这并不妨碍所有的村民去共同享用两条河流。丰富的水源灌溉着坪坝农田，真可谓“两水护田将绿绕，远山排挹送青来”，坪南无愧于宝地的赞誉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坪南承载着全县制水稻种子的重任。制种的周期需五个月时间。五月播种，六月插秧，七月剥泡，八月扬粉，九月收种。选最肥沃的水田，栽公子和母子，一排公子套种五六排母子。公子凭着自身性别的优势，味溜溜地长，一月之余已高过母子大半个头，母子则卑微地在匍匐在地，等着授粉。等到公子泡熟时，找个最热的艳阳天，学校放了农忙假，家家户户关门插秧，全村的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全体出动，一颗一颗去剥公子的泡。剥完泡后，就是“扬粉”，还是大人孩子齐上阵，这简直成了孩子们最理直气壮的游戏，拿着长竹竿在公子泡上挥舞，让花粉掉落，落在母子穗上。公子的花粉在潮热的空气里飞舞，弥漫着浓郁的荷尔蒙气息。整个坪南的天空上演着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公子花粉兮归故乡”的壮丽场景。

这是坪南坝的辉煌，坪南人的骄傲。曾经，官渡、双庙、铜鼓的村民挑着大担的谷子，沿着崎岖的山路颤颤悠悠走来，来跟坪南的制种作物物交换，十五斤谷子换一斤制种。满满一大箩筐谷子换回去珍贵的一小包种子。回去的路上，扁担轻松了，轻晃悠着欢快的歌谣。母凭子贵的母子远走他乡，寂寞的公子米在淘尽花粉后被留了下来，作为对坪南人辛苦守候在田间五个月的奖赏。做一颗颗饱满、软糯香甜的公子饭，是坪南人待客的最高礼仪。

岁月从不败美人，英雄从不惧岁月。四十年后，沉寂的坪南再次以“十里春风带



卢先庆摄

情缘是梨为媒。有年秋天他给我带来两个大梨，说是从奶奶家梨树上摘的。那梨并不精致，不标准的椭圆，麻色，像他一样普通。他说这梨口甜，是奶奶留在树上最大的两个。要留熟透不容易，得当心树下的路上随手摘了打个口渴，更得随时当心蜜蜂的偷吃。遇上路人要摘，奶奶就说这是给他未来的孙儿媳留着的，给路人端来一碗凉茶。瞬间被这份温暖融化，认定这是可托付终生的人。后来事实证明我正确的抉择，在拉萨的街头，在仓央嘉措遇见玛吉阿米的八角街，看着我羡慕的眼神，他轻轻地问我：“要不要一杯酸奶？我给你买！”然后掏出十元钱给我买了一杯。酸奶吃了一半就扔掉了，但那份心疼与懂得，让我在磕磕绊绊中不停地去谅解他。

陪夫去治牙，拔牙种牙在四十分钟内完成，却让他哼哼唧唧了一晚，他痛得疲惫了，进入了浅浅的睡眠。在偌大空旷的城市里，只听见他均匀的呼吸，这也是让我倍感安全的声音。望着他不再年轻的脸和凹陷的下颌，突然间我愧疚得泪流满面。这些年来，当初那个英俊的年轻人，他把最美的年华都给了我们的家，给了我我们的儿子呀。而我，却忽略了。

谭姐唱京剧，年近花甲却依然貌美如花，她最拿手的是《梨花颂》。最喜她亮嗓前两句：“梨花开，春带雨。梨花落，春入泥。”生命跟大自然的能量一样，以一种方式结束，必然以另一种方式悄悄延续。

置身梨园，我成了众多蝉中一只悦音的蝉，为生而歌，为爱而活。纵然只有十天的生命，我也要拼尽全力，如《梨花颂》里的梨花一般：梨花开，春带雨，梨花落，春入泥。生而不息，爱而不止。

